

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12)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12)/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 4

(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ISBN 7-81029-449-0

I 外·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封开县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625 字数 10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全卷 25 本 总定价: 125.00 元

(每本 5.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仁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太阳的宝库	普里什文 (1)
女政委	格拉宁 (49)

太阳的宝库

普里什文

—

在彼烈斯拉夫—查列斯基市地区，勃鲁多沃沼泽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有两个孩子失去了双亲：母亲是生病死的，父亲是在卫国战争中阵亡的。

我们住在这个村子里，同那两个孩子只有一家之隔。不用说，我们也和别的邻居一起对他们的帮助尽力为之。他们是挺可爱的。娜斯佳就像一只腿儿高高的金色小母鸡。她的头发不是黑的，也不是浅色的，而是泛出金黄色的，满脸的雀斑又密又大，宛如一个个小金币，它们觉得太挤了，向四面八方爬去。只有小鼻子干干净净的，看起来向上翘。

米特拉沙比姐姐小两岁，只有十岁多一点。他个子矮矮的，可非常结实，前额大，后脑宽，是一个固执而刚强的孩子。

在学校里，老师们私下笑着称他为“小口袋里的庄稼人。”

“小口袋里的庄稼人”跟娜斯佳一样，满脸都是金黄色的雀斑，他的鼻子和姐姐的一样，也是干干净净的，看起来往上翘。

在双亲去世以后，农家的全部财产都归孩子所有：五面墙的小木屋、母牛卓尔卡、牛犊多奇卡、山羊杰列扎、金公鸡彼佳和小猪赫连，还有一些没有名字的绵羊、母鸡。

可怜的孩子得到了这笔财富，同时增添了很大的麻烦，要为这些畜牲操心。在卫国战争那种艰苦的岁月里，我们的孩子应付得了这样的灾难吗！我们已经说过，起初来帮助孩子们的，有他们的远亲和我们这些近邻。没多久，两个聪明而友好的孩子样样都学会了，生活过得挺美。

这两个孩子是多么懂事呵！只要可能，他们就参加集体劳动。在集体农庄的大田里、牧场上、牲口棚里、会场上、反坦克壕里，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小鼻子是那么热情洋溢。

在这个村子里，我们虽说是外来的，却对每家的生活了解得一清二楚。现在我们可以说：没有一家像我们所喜爱的孩子们生活得那么和睦，劳动得那么齐心。

跟去世的母亲一模一样，娜斯佳一听到牧人的号角就起来了，这时天还没有破晓，离日出还早呢。她拿根长枝条，把她心爱的畜群赶到外面，再急急忙忙回到屋里，不再躺下睡觉，就生炉子，削马铃薯，料理午饭，忙家务，这样一直忙到夜里。

米特拉沙跟父亲学会了做木头器皿：小木桶、小木盆、大木盆。他有一张平刨、一个拉迪洛^①，这个拉迪洛比他两个人还长。他用这个拉迪洛把一块块小木板拼配起来，然后用铁箍或木箍箍好。

有头母牛，两个孩子用不着到市场上去出售木头器皿，可是那些好心人却要求买，有的人要洗脸的小木盆，有的人要承滴水的小桶，有的人要腌黄瓜或腌蘑菇的直筒式小木

桶，甚至是普通的、齿状边缘的小木器皿——家里栽花用的。

他都一一做了，后来人家也用财物酬谢他。除了箍桶，他还担当起一切男人干的家务和社会工作。他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努力了解社会事务，大概心有所得。

好在娜斯佳比他大两岁，要不然他准会自高自大，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如今米特拉沙常常回想起爸爸是怎么教导妈妈的，他忽然想要学爸爸的样，也教导教导自己的姐姐娜斯佳。可姐姐不大听他的，站在那里，只管微笑……这时“小口袋里的庄稼人”就发起火来，神气十足，翘起鼻子，老是说：“得了吧！”

“你神气什么？”姐姐反驳说。

“得了吧！”弟弟气呼呼地说。“娜斯佳，你自己才神气呢。”

“不，是你神气！”

“得了吧！”

娜斯佳要叫执拗的弟弟吃点苦头，摸几下他的后脑勺，要他安静下来。姐姐把小手一碰到弟弟那宽阔的后脑勺，他像父亲那种喜欢惹事的样子就没有了。

“我们一起除草吧，”姐姐说道。

弟弟也开始给黄瓜除草，或者给甜萝卜松土，或者给马铃薯除草。

二

在沼泽地带，酸的、对健康非常有益的蔓越桔是在夏天

生长，到秋天采摘的。可是，最最好的蔓越桔，照我们这儿的说法，甜蔓越桔，往往是在雪下过冬的，这并不是人人都知道的。

今年春天，到四月底，在茂密的云杉林里还有积雪，可在沼泽地里却要暖和得多：在这种时候，那里的雪已经完全融化了。米特拉沙和娜斯佳从别人那里打听到这种情况，就开始准备去摘蔓越桔。天还没亮，娜斯佳就把牲口都喂好。米特拉沙拿起父亲的双筒枪“杜尔库”、引松鸡的碎麦米，甚至连罗盘也没忘记。从前爸爸到森林里去，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罗盘。米特拉沙问过爸爸不止一次。

“你在森林里来来去去一辈子，对森林就像对手掌一样熟悉，干吗还要这个指针呢？”

“你要知道，米特拉沙，”爸爸回答说，“在森林里，这个指针就像你的好妈妈。有时候天空给乌云遮住，你在森林里无法根据太阳确定方向，随便乱走，就会弄错，迷路，挨饿。这时你只要看一下指针，它就会告诉你，你的家在哪里。你照着指针一直回家去，一到家里就有吃的。这个指针比你的朋友要更忠实，有时候你的朋友会背弃你，可指针却是永远不变的，不管你怎么转动，总指着北方。”

米特拉沙仔细查看了这件奇妙的东西，就把罗盘关上，免得指针在路上空颤动。他照爸爸的样子，把裹脚布裹得好好的，穿上靴子，戴上便帽，帽子旧得很，帽檐都分成了两片：上面的一片翘上去，遮不到太阳，下面的一片耷拉下来，几乎碰到小鼻子。他穿上爸爸那件旧上衣，说得确切点，那不是上衣，而是一条领子加上几条曾经是很好的，家庭手工织的土布。他用根宽腰带把这几条土布拦腰一束。他

穿着爸爸的上衣，就跟穿着大衣一样，一直拖到地上。他又把斧头掖在腰里，右肩挎着放着罗盘的背囊，左肩挎着双筒的“杜尔库”，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一切飞禽走兽都望而生畏的人。

娜斯佳动手作准备，把一只大篮子拴上毛巾，斜挎在肩上。

“你干吗要毛巾？”米特拉沙问道。

“怎么？”娜斯佳回答说。“你难道不记得妈妈是怎么去采蘑菇的吗？”

“采蘑菇！你懂得太多啦，要知道蘑菇常常是很多的，会把肩膀压痛。”

“说不定我们摘的蔓越桔还要多呢。”

米特拉沙刚要说他那句口头禅“得了吧！”，忽然想起了爸爸是怎么说到蔓越桔的，那时爸爸还没应征去打仗。

“你记得，”米特拉沙对姐姐说，“爸爸是怎么对我们谈到蔓越桔的，说林中有个小乐园。”

“记得，”娜斯佳回答说，“他谈到蔓越桔，说他知道那个小地方，那儿的蔓越桔是零散的，可是说他谈起什么小乐园，我却不知道。我还记得，他说到过死泥坑那可怕的地方。”

“就是在那里，在死泥坑附近，有个小乐园，”米特拉沙说，“爸爸说过：你朝着高土岗走，到了那里往北走，翻过响松岗，照旧一直往北走，就看到那边是个小乐园，一片红色，像鲜血一样，尽是蔓越桔。这个小乐园还不曾有人到过！”

米特拉沙说这话，身子已经在门口。正在讲话的时候，

娜斯佳想起了：她昨天剩下整整一小锅煮熟的马铃薯没有动过。她忘记了小乐园，悄悄地溜到炉子跟前、把一锅马铃薯全倒在篮子里。

“说不定我们还会迷路，”她心里思量。“我们带足了面包，有一瓶牛奶，说不定马铃薯也有用处。”

这当儿弟弟以为姐姐还站在他背后，对他讲述那神奇的小乐园，真的，死泥坑就在去小乐园的路上，在死泥坑里死过许多人，牛和马。

“唔，这是什么样的小乐园？”娜斯佳问道。

“你什么也没听进去吗？”他这才觉察到。

他一边走，一边耐心地把他从爸爸那里听来的全部重新对她说了一遍，说小乐园没有人知道，那里生长着甜蔓越桔。

三

勃鲁多沃沼泽的头上，是难以通行的柳树丛、赤杨丛和其它灌木丛，大沼泽差不多总是如此。在勃鲁多沃沼泽里我们也经常迷路。头一个人是手持斧头穿过沼泽边灌木丛生之地，给别人开辟通道的。不平的地面后来给人踩得陷了下去，小径就变成了小沟，水顺着小沟流去。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孩子们没有费什么大劲就穿过了沼泽边灌木丛生的地方，待到灌木丛不再遮住前面的景色时，天一亮，沼泽恰似汪洋大海一样，展现在他们面前。其实，这个勃鲁多沃沼泽就是古代大海的海底。就像真正的大海里有岛屿，沙漠里有绿洲一样，沼泽里也常常有小丘。在我们这儿的勃鲁多沃沼

泽里，这些覆盖着又高又密的松林的小沙丘称为松岗。在沼泽里走了一会儿，孩子们登上了头一个松岗，大家知道它叫高土岗。从这里，从高高的没有树木的地方，在黎明时灰濛濛的烟霭中，勉强可以看见响松岗。

还没到响松岗，差不多在小路近旁，就开始出现零零星星的血红的浆果。起先，摘蔓越桔的猎人们把这些浆果放到嘴里。生平从未尝过秋蔓越桔，一下子就吃春蔓越桔的人，准会酸得透不过气来。可是两个农村孤儿知道得很清楚，秋蔓越桔是怎么回事，因此，现在吃春蔓越桔时，反来复去地说：

“多么甜呵！”

响松岗很乐意地向孩子们打开了它那宽阔的林间通道，如今是四月里，路上长满了碧绿的越桔草。在去年的这片绿茵中，有些地方可以看到白雪花那刚开出来的花朵和密枝瑞香那又密又香的淡紫色的小花朵。

“它们有香味，闻闻看，摘朵密枝瑞香花吧，”米特拉沙说。

娜斯佳试图折一枝，可怎么也折不断。

“这种密枝瑞香为什么叫狼肉皮？”她问道。

“爸爸说过，”弟弟回答说，“狼用它给自己编小篮。”

他于是笑起来。

“难道这儿还有狼吗？”

“那还用说！爸爸说过，这里有一只可怕的老狼叫灰地主。”

“我记得。就是那只狼、在打仗以前把我们的牲口咬死的。”

“爸爸说过，它住在干河的鹿寨里。”

“它不会弄死你我吗？”

“让他试试看吧，”戴着双帽檐的猎人回答说。

两个孩子这样谈着，天渐渐亮起来，这时响松岗充满着鸟鸣兽叫。并不是所有的飞禽走兽全在这个松岗上，各种声音是从那潮湿的荒凉的沼泽里汇集到这里来的。在干谷里长着会发出响声的松林的松岗，对一切都发出回响。

那些可怜的小鸟和小兽，感到非常痛苦，竭力想说出某种大家通用的、统一的美丽的语言啊！甚至连娜斯佳和米特拉沙这样普通的孩子，都了解它们的努力。它们全都想说的仅仅是某一种美丽的语言。

可以看到，鸟儿在树枝上鸣叫，用劲用得根根羽毛抖动。可是它们像我们一样，还是说不出话来，只好鸣啊、叫啊，啄啊。

“笃笃！”勉强可以听到大雷乌在黑黝黝的森林里啄着。

“呱呱！”野公鸭在小河上飞过。

“呷呷！”鳊在湖上叫着。

“咕—咕—咕——”美丽的莺在白桦树上鸣叫。

小小的灰色的山鹑，生着个长嘴巴，宛如压扁的发针，像小野羊似地在空中翻滚。麻鹑仿佛叫的是“活着，活着！”野乌鸡在什么地方嘟囔，啾啾地叫。白沙鸡好似巫婆一样，哈哈发笑。

我们这些猎人，从童年时代起就听得出来，感到高兴，也很了解它们会在什么样的语言上使劲，却说不出。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早春黎明时来到森林里听到了它们的叫声，对它们仿佛对人们一样说这句话。

“你们好!”

在这种时候，它们似乎也感到高兴，它们好像也应和人们脱口而出的这句奇妙的话。

它们努力用自己的各种声音回答我们：有的唧唧地叫，有的啾啾地叫，有的呱呱地叫，有的发出笃笃声。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可是在这些声音中，忽然冒出一种声音来——什么也不像。

“你听见没有?”米特拉沙问道。

“怎么会听不到呢!”娜斯佳回答说。“早就听到啦，有点儿可怕。”

“没有什么可怕的。爸爸对我说过，还常常指给我看：兔子在春天里就是这么叫的。”

“为什么?”

“爸爸说：他叫的是‘你好，母兔!’”

“这是什么在唉呀哈地叫?”

“爸爸说过：这是麻鸦。”

“它干吗要唉呀哈地叫?”

“爸爸说过：它也有它的女伴，它也跟大家一样，照它的方式说，‘你好，雌麻鸦!’”

突然，空气清新起来，使人神清气爽，恍如整个大地一下子被清洗过。天开始亮了。树木全都发出树皮和幼芽的气息。就在这时候，有一声特别的、得意洋洋的叫声仿佛冲到各种声音之上，飞了出去，压倒了一切，宛如所有的人齐声欢呼起来：

“胜利啦，胜利啦!”

“这是什么？”兴高采烈的娜斯佳问道。

“爸爸说过：群鹤就是这样迎接太阳的，这就是说，太阳很快就要出来了。”

摘甜蔓越桔的猎人们下了大沼泽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这时候，迎接朝阳的仪式还根本没有开始。夜幕像灰濛濛的烟雾悬挂在多节的小云杉和小白桦上空，将响松岗一切美妙的声音都压住了。在这儿，只听得到一种使人难受、揪心、不悦的嗥叫声。

“这是什么，米特拉沙，”娜斯佳问道，蜷缩着身子，“在老远叫得这么可怕？”

“爸爸说过，”米特拉沙回答说，“这是群狼在干河嗥叫，这会儿大概是灰地主在嗥叫。爸爸说过，干河的狼都给打死了，可灰狼却没有办法打死。”

“现在它为什么叫得这么可怕？”

“爸爸说过：春天狼嗥，是因为眼下没有什么可吃的。就剩灰狼一个了，所以才嗥叫。”

沼泽的潮气好像透过身体钻进骨节，使人发冷。本来就不想再往下走到潮湿的、泥泞的沼泽里去了。

“我们到底上哪儿去？”娜斯佳问道。

米特拉沙掏出罗盘，对准北方，指着一条通往北方的、更松软的小路说：

“我们从这条小路往北走。”

“不，”娜斯佳回答说，“我们就走这一条大家走的大一点的路吧。爸爸常常跟我们说起，你记得吗，说死泥坑是个什么样可怕的地方，有多少人和牲口死在里面。不，不，米特拉沙，我们别上那里去。大家都是往这边走的——就是

说，那里长着蔓越桔。”

“你懂得太多啦！”猎人打断她的话，“我们朝北走，照爸爸说的那样，那里是小乐园，还没有人去过。”

娜斯佳发觉弟弟生起气来，就笑了笑，摸摸他的后脑勺。米特拉沙立即平静下来。两个人友好地沿着指针所指示的小路走去，这会儿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并排地，而是一个跟着一个地走。

四

大约 400 年以前，风这位播种者，把两颗种子带到了勃鲁多沃沼泽：一颗松树种子和一颗云杉种子。两颗种子落在一个小坑里，靠近一块又大又平的石头。从那时起，云杉和松树就一同生长，说不定已有 200 年左右了。两株树的树根从小就纵横交错，树干并排地向上伸展，拼命地你追我赶。两株种类不同的树彼此间展开争夺，树根争夺营养，树枝争夺空气和光线。它们越长越高，树干粗壮起来，干枯的树枝嵌进生气勃勃的树干，有的地方相互刺穿。恶劣的风给两株树安排了这样不幸的生活，有时飞跑到这里来摇晃它们几下。这种时候，树就像动物一样，向着整个勃鲁多沃沼泽呻吟和吼叫，使得长满青苔的土墩上蜷缩成一团的小狐狸，抬起了尖嘴巴。松树和云杉的这种呻吟和吼叫对动物是那么密切，使得在勃鲁多沃沼泽里变野的狗听到了，因为思念人而吠叫，狼却因为憎恨人而嗥叫。

孩子们来到卧石的时候，正好是旭日的光芒越过沼泽地那矮矮的、多节的云杉和白桦的上空，照亮了响松岗，那些

粗大的松树干、犹如大自然这座宏伟的庙宇里燃着的蜡烛一样挺立在那里。见到伟大的太阳出来，百鸟齐鸣，它们的叫声从那里隐隐约约地传到这块平坦的石头这里，孩子们就坐在这块石头上休息。

自然界静悄悄的，孩子们觉得很冷，一声不响，连一只公乌鸡也丝毫没有注意到他们。公乌鸡栖息在最上面，在那里松树枝和云杉枝在两树之间搭成了一顶小桥。这顶小桥对它来说是相当宽的，它在桥上，靠近云杉一头，在朝阳中，仿佛变得好看起来。它头上的冠像火红的花朵一样发亮。它黑胸脯底下的蓝色开始由蓝变绿。它那五光十色的、宛如七弦琴一样张开的尾巴显得分外美丽。

它看着沼泽里寥寥几株小云杉上空的太阳，蓦然在那高的小桥上跳起来，露出尾下和翅下最干净洁白的绒毛，叫了一声：

“啾，嘻！”

在野乌鸡的语言里，“啾”的意思很可能是太阳，“嘻”大概就是我们说的“你好”。

同发情的公乌鸡发出的第一声“啾”应和的，是从全沼泽远远传来的同样的“啾”声。还有翅膀的拍击声。没多久，几十只同公乌鸡一模一样的大鸟就飞到这里，落在卧石附近。

孩子们屏息静气，坐在冰冷的石头上，等待阳光照来，让他们稍微暖和一点也好。你瞧，第一缕阳光终于从最近几棵很小的云杉顶上滑过来、在孩子们的脸颊上戏弄着。这时，在上面的公乌鸡，欢迎过太阳以后，不再跳跃鸣叫了。它在云杉顶旁的小桥上低低地蹲下去，把长长的脖子顺着树

枝伸出去，唱起那声音拖得很长，宛如溪水的潺潺声一般的歌曲来。蹲在地上附近什么地方的数十只这样的鸟——只只像公鸡——伸长脖子，唱同样的歌曲，应和着它。这时俨如一条相当大的溪水在看不见的乱石中间汨汨地奔流。

我们这些猎人有多少次在等待昏暗的早晨时，在冷飕飕的黎明中哆嗦着听这种歌曲，努力按自己的意思去理解公鸡们唱的是什麼。我们按自己的意思反复学它们叽哩咕噜的声音，结果是：

羽毛硬梆梆，
呜——咕——咕，
羽毛硬梆梆，
我要全揪光。

野乌鸡一齐这样叽哩咕噜地低声叫着，同时准备相斗。在它们这样叽哩咕噜的当儿，在繁密的云杉顶部发生了一件小事。一只雌乌鸦蹲在窠里，一直躲避着差不多就在窠旁边发情的那只公乌鸡。雌乌鸦很想把公乌鸡赶掉，但不敢离开家，怕让蛋在晨寒中冷去。守护着窠的雄乌鸦这当儿围绕着窠飞行，大概遇到了什么可疑的东西，停了下来。雌乌鸦在等待雄乌鸦，又安静又温顺地伏在窠里。猛然看见飞回来的雄乌鸦，叫了一声：

“哇！”

它这一声的意思是

“救救我！”

“哇！”雄乌鸦朝着野乌鸦飞集的方向回叫了一声，意思是说，还不知道谁揪光谁的硬羽毛呢。

雄乌鸦立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降落下来，停在那顶小